

醒醉得失全无 酒品人品作品

——从《定风波》看苏轼人生哲学

《定风波》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。他通过酒后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，于简朴中见深意，于寻常处生奇景，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，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。

首句“莫听穿林打叶声”，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，另一方面又以“莫听”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。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是前一句的延伸。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，呼应小序“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”，又引出下文“谁怕”即不怕来。首两句是全篇枢纽，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，写作者竹杖芒鞋，顶风冲雨，从容前行，以“轻胜马”的自我感受，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、笑傲人生的轻松、喜悦和豪迈之情。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，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、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。以上数句，表现出作者旷达超逸的胸襟，充满清旷豪放之气，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，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，心胸为之舒阔。

过片到“山头斜照却相迎”三句，是写雨



苏轼《定风波》梁家俊书

过天晴的景象。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，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。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，道出了作者在大

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：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，毫无差别，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、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？

纵观全词，一种醒醉全无、无喜无悲、胜

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。读罢全词，人生的沉浮、情感的忧乐，在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。

(董蒙蒙)

进口啤酒涌入市场 难撼国产品牌市场份额

近来，很多消费者都会发现在超市选购啤酒时，货架上多了许多不同品牌的洋啤酒。数据显示，2015年1至8月，中国啤酒行业共生产啤酒约3500万千升，同比下降约6%；另一方面，在零关税、自贸区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洋啤酒渐渐在中国市场流行开来。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1至8月，中国进口啤酒约36万千升，同比增加近66%。

如此大量进入，能否保证都是纯正进口品牌？中国酒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兼啤酒分会秘书长何勇表示，国内外啤酒酿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，而且方法都比较安全。不过由于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顾虑，对洋品牌更加情有独钟，所以也会出现国内厂家在国外定制啤酒的现象。虽然质量没有问题，但是属于特有产品。

何勇认为，有的企业会针对中国市场、

中国消费者去国外注册品牌、定制产品，然后委托一些德国的小厂生产，这样的品牌在国外可能根本就不销售，就是为中国市场应运而生的。

北京复兴门附近一家超市的销售人员表示，近年各类洋啤酒的确多了起来，销量也不错，但是否属于定制啤酒不得而知，但从份额来说，国产品牌依然占据主力。何勇认为，这与啤酒本质属性相关。啤酒是一个

讲究新鲜化的产品，从国外运输，一直到国内通过海关，层层进入渠道，再到消费者的手中，最短也要4到6个月。不管是进口和出口，都对产品本身而言有一个致命的硬伤，啤酒本身要讲究属地化、当地化、本地化，市场和销售才能保证新鲜的口感和风味。

何勇介绍，从数据上来看，虽然洋啤酒市场增幅巨大，但实际份额不到啤酒总消费量的1%。未来随着消费者对个性化的选择和诉求的不断加强，进口啤酒产品肯定还会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增长，但它只是一个小众产品，很难成为主流。

(据《中国食品报》)

大王青年场：我的青春流淌的地方

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年少时光，像豆叶上的晨露。追忆远去的知青岁月，那火热的生命诗篇，是一生力量的源泉，击壤而歌，激励我前行……

1972年的2月14日，15岁的我成了知青，从西华县城的家，被拉到西华县东夏公社大王青年场。那一车拉了15个孩子，七男八女。大王青年场地处西华、淮阳交界，偏远、闭塞、贫穷，是周口的一个知青安置地。

下午3时左右，我们到达地方，男女安排好住处后，招呼吃午饭，大家席地而坐，一筐子蒸红薯、一筐子窝窝头、一小盆红薯丝、一盆红薯汤。我们一溜坐在河滩里，望着远得看不到一点影子的县城和家，不时有抽泣的声音。我的父母亲都是老师，父亲身体不好，我是最年长的孩子，帮父母做家务，俨然是家里的“顶梁柱”。在那个年代，知青下放到农村，户口也要随迁。下乡前夕，母亲捧着我的户口本，一直流泪，她不知道年幼儿子的双肩能否扛起农村生活的重担，不知儿子的命运和前途将是怎样的？

火热的大集体生活，瞬间将我们想家的情绪一扫而光。第三天，我们破天荒地

获得一次回城探亲的机会。我们一路欢歌，快乐得像一群百灵鸟，从太阳老高走到月亮挂上树梢，深夜敲开家门，父母亲非常惊讶。

从此，我们开始了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。春季，给麦子施肥、打营养钵育棉苗，和泥、脱坯、垒墙。夏季，割麦、打场、播秋、沤粪。特别是男女分垄割麦，开展竞赛，女生往往半夜偷着干活，忙了大半夜，发现干了别人的活。总之，我们都争着干，谁也不甘当落后分子，个个变成了地道的农民。我们的生活和环境并不比农民差。知青场实现了自给自足，种庄稼，养猪、鸡等，常吃白面，收庄稼时，还杀头猪，做顿猪肉炖粉条。我们的文化生活也很丰富，白天劳作，晚上集体读报学习。

在这种集体生活里，来自城市里的互不相识的孩子们，结下了深厚友谊。我们都在一个食堂吃饭，最爱消受的是女知青做饭，她们每次包子，馅儿盘得香鲜，吊得男知青胃口老大，转悠着专等着包子下笼美餐一顿。

男知青跑几十里到县城拉东西，回来时都是半夜了，女知青拿着绳，摸黑跑七八里路接我们。我们将绳拴到车上，在豆

谷黍麦飘香、虫鸣起伏的田间小道上，大伙儿边拉边唱，一路歌声一路笑声。如此美妙的场景成为我们知青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。

著名作家李准的小儿子李克威，于1972年下放到我们大王青年场。李克威来时，17岁，1.7米多的个儿，腼腆、寡言，留着樱桃头，和我分住一块儿。我们住的是牲口屋，三间房子，一间喂牲口，一间放草料，一间我们住，满屋子弥漫着牲口粪、草料的气味，但是屋里很暖和。牲口屋是天天打扫的，我们争着打扫。我们爱读书，气味相投，床顶着床，头挨着头睡。

牲口屋是大家最爱光顾的地方，尽管弥漫着马粪味，晚上，大家却都来串门，盘腿坐在床上，云天雾地地侃大山，或唱戏、唱歌。知青正处于萌动的青春期，但是，大家的感情是很单纯的，像田野庄稼上晶莹清澈的露珠，哪怕有爱情的萌动，也是那么含蓄而羞涩。粗心的愣小子们，哪解此般风情？一位女知青暗地里喜欢李克威，串门期间，赠送他一个笔记本，他也回赠人家一个本子，留言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。多少年后，他才醒悟，错失了姑娘一片心意。李克威是1973年离开

大王青年场的。现在，李克威像他父亲一样，也是一名作家。

我在大王青年场下放了5年多，我有一副天生不服输的倔强性格。爱学习是我一生最值得欣慰的事情。年幼时读了很多经典国学，如劝学篇等，下放到青年场，更是夜读不辍。1973年我被任命为民兵排长，后又被任命为大王村的队长。几年的知青生活，我早已历练成手。播麦种豆，讲究“深麦浅豆”，扶耧，人随耧走，摇耧匀称。一倔强老汉，和我斗气，干活时，撂挑子。我摇耧走一遭，让老汉叹服。后来，招工回城，我是第一批拿到初中毕业证和第一批参加夜大拿到大学证书的青年。

知青时代的耐劳、吃苦、乐观、坚韧的生活历练，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，也是我的精神动力和源泉。哪怕在人生最艰难时期，都无法挫败我的意志，因为我的心里有梦想和毫无理由的自信。

大王青年场，我不会忘记，每年都会到那里走一走。那里有我们的生活、身影、记忆、足迹和情感…… (王华良)

“我的知青岁月”征文

主办：周口报业传媒集团酒水部
协办：周口怡景田园餐饮有限公司